



假日的湖畔

◎陈顺源

写作的闲话

◎王海波

楼下门卫老张拦住我,问道:“好久没读到你的文章了?”我笑答:“天热,歇夏。”其实我心里明白,歇夏不过是托词罢了。

确实这个夏天我变得懒惰,不想写作,烦躁不安。每每坐到电脑前,六神无主。前些日子在群里看到一个陌生作者的文章,文字老到,意境深远,读罢不禁深叹。那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才情竟使我生出几分嫉妒来。这嫉妒来得莫名其妙,而又实实在在,如夏日里的一阵闷雷,在心头滚过。

写作是门手艺,跟手艺人无差,辛苦得很。我几次三番劝说自己:既然写不过别人,还写它作甚?或许天生就不是这块料。回想从前写过的那些文字,指不定在旁人眼中不过是堆垃圾。好在我不太看重这些,不图虚名,心里也不盘算什么,更不靠它糊口。想写便写,倒也自在。这种态度在当今文坛怕是少见。

南街的老陆年长我几岁,比我还老的老头,写作不到两年光景。他的语句时常不通,谋篇布局更是杂乱无章,却偏偏急于成名。我本欲指点一二,转念一想,何必多事?人家求名心切,我若横加阻拦,反倒显得我小气。后来,他索性不再请我推荐稿件,自己四处投递,这倒省了我的麻烦,也免了欠编辑人情。只是老陆屡投不中,石沉大海,便又生出许多

抱怨来。他常问我在哪儿,说要“聊聊”,我明白他想聊什么,可他又能聊什么?那天他骑了电瓶车直接到我办公室询问:“去年那篇稿,稿费怎么还没收到?”我无言以对,只得支吾过去。

但老陆会炒作,把自己包装得犹如一个不得了的名人,简介就是一篇短文。他的长短,本乡本土的都懂,外地人不了解,所以他常在外地糊弄人。时常有熟悉我的外地人问我,老陆是个什么人?起初我也是同情他,没工资拿,做点生意养家糊口,着实不易,甚至还推荐一些生意给他做。时间一久,他翻脸不认人,吃过他好处的人都怕他,慢慢地,少有人再与他往来。有人说他找枪手写作,付些稿酬。我不清楚情况,也是听听而已,不作妄论。

写作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么难的事,哪还有心思想别的?过去我烟瘾极大,一日三包,牙齿熏得乌黑,咳嗽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如今写完一篇文章,修改妥当,点上一支烟,算算这笔小账——竟省下不少钱来。我本是个不太计较的人,可这省下的烟钱却让我感到莫名的满足。

我不想别的事,不等于别人不想。有人为名利,千方百计,不择手段。这是何必?“名利”二字,原是辩证的。有名就有利,有利更出名。你看重了,便成负累,一

累,免疫力也会下降,久而久之,反伤了自己。我不干这样的事。

写作如修行,贵在坚持,也贵在放下。我见过太多人,初学时满腔热忱,没过多久便销声匿迹。也见过一些人,稍有成绩就趾高气扬,最终江郎才尽。写作这条路,走得太急易跌倒,走得太慢又会迷失。其中分寸,全靠自己把握。

老张又在楼下喊我:“有你的快件!”我下楼一看,是某报社寄来的报纸,他们发了稿都给我寄报纸。“稿费单?”老张问。我摇了摇头。我也没和老张说,现在好多报纸不发稿费了。当然老张希望我拿稿费,因为我隔三岔五喊他喝酒。

窗外蝉鸣刺耳,热浪滚滚。我翻开一本旧书,读道:“文章憎命达。”这话说得真好。写作本就不是为了通达显赫,而是为了在混沌中寻找一点清明,在喧嚣中守住一方宁静。那些汲汲于名利的人永远体会不到这种快乐。

不写不等于无话可说。这一刻,我有了写作的冲动,但写什么呢?写夏日午后的一丝凉意?写门卫老张的问候?写老陆的心态?写每回稿件发出后心里微妙的感受?文字从键盘流出,不疾不徐,像窗口偶尔掠过的一阵风,不留痕迹,却真实存在过。

写作这件事,说到底,不过是与自己的一场对话罢了。

抢掰玉米

◎龙水

“含苞欲放等人摘,胡须长在叶子外。一柱擎天真潇洒,兄弟无言嘴笑开。”台风“竹节草”过后,经雨水洗礼的田野弥漫着丰收的气息。农家期盼的玉米收获季又到来了。清晨5时,我和妻子推着独轮车,来到宅后田里准备掰玉米。

站在热得像蒸笼的田里,那一行行、一棵棵粗壮的玉米,就像威武雄壮、排列整齐的士兵等着我们检阅。我们系上布兜,一人一行,从路边第一根玉米秆开始动起手来。

随着手撕包壳发出的“刷刷”声,伴着“啪啪”的脆响,一穗穗散发着清香的玉米棒被我们掰下,塞进布兜。布兜变得鼓鼓囊囊,重得直往下垂。此时的我汗如雨下。两行分别长30余米的玉米棒很快就被我们拿下。我们再顺着另一行掰了起来。与此同时,一袋袋玉米棒被装上了独轮车,一车车玉米棒又被我推回家,倒在水泥地上暴晒。金色的阳光照在玉米棒上,整个院子仿佛染上了一层金光。

玉米是农家的主根。从我记事起,就耳濡目染母亲种玉米的过程。每年清明前夕,母亲便早早来到沾满露珠的蚕豆地里,弯腰将匍匐在地的蚕豆秸拢在一起,再用布条轻轻一扎,这样两行蚕豆间便腾出了一米多宽的空隙。之后,母亲用锄头将地上的杂草除干净。田块整理好后,母亲在蚕豆秸的中间拉上一根细绳,用拖锄拖出一条笔直的两三厘米深的浅沟后开始播种。只见她娴熟地将暴晒过的玉米种倒在一只小桶里,用手抓上一把,手指间弹出两三粒玉米种作为一窝,间隔10厘米又是一窝。一行播种完后,母亲用钉耙将种有玉米的浅沟填平。

随着地温升高和雨水滋润,玉米秧破土而出,长势煞是喜人。这个时候,母亲不失时机,到田里将多余的玉米秧拔掉,每窝留下两棵。经过施肥,玉米秆铆足了劲地往上长,待长到小腿高时,碧绿的玉米秆上上下下伸出层层叠叠的绿叶。

到了春末夏初,玉米开始扬花摆果。这个时候,天气往往造成玉米倒伏。多少次大风大雨后,母亲总是第一时间来到地里,将倒下的玉米一棵棵扶起,然后用铲子掘上一块泥巴,压在玉米根上,再用脚踏实。每次扶完玉米的她身上沾满了泥水,疲惫不堪。真可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母亲的精心培管下,我家的玉米棒长得又粗又长。每年掰玉米的时候,母亲拿着又长又大的玉米棒,布满皱纹的脸上乐开了花。

9年前,母亲去世后,我和妻子接过了责任田并年年种植玉米。虽然我和妻子都在单位工作,但哪怕工作再忙,下班再晚,也要到田里去干一会儿,不让农活落下半步。今年芒种过后,大雨连绵。幸好我们早早地做好清沟理墒,因而排水系统较畅,能够雨停田干。为此,田里的玉米长势喜人,人见人夸。

大暑后,翠绿的玉米叶片渐渐泛黄,沉重的玉米棒趋于成熟。瞅准时机,已退休在家的妻子趁着小孙女儿睡之际,带着刀子将玉米头一棵棵剥掉,以确保玉米籽粒更加饱满,更加成熟。台风过后,天气放晴,我和妻子冒高温,战酷暑,连开了两个早工,硬是将一千多斤的玉米棒掰回了家。

春种夏收金黄粒,年年丰产乐呵呵。望着场地上玉米堆成小山般,看着每一粒玉米都贮满阳光的玉米棒,收获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连日的疲倦顷刻间荡然无存。

西湖的雨水

◎方述怀

六月的雨,在高铁车窗上蜿蜒成泪痕。我们陪着爱人赴杭——她作为烈士亲属代表,要去参加一场等了四十年的聚会。

雨丝如帘,看着这烟雨西湖,心里默念:三哥,我们来赴约了。当年他在杭州当兵快三年时,曾满怀期待地写了一封家书,想邀请家人来杭州看看,一同欣赏西湖美景。可信笺墨迹未干,他便随部队奔赴前线……当游轮经过三潭印月时,天空忽然泛起了亮光,爱人问我:“是不是三哥在天上看我们?”

三哥生前连队的司务长、指导员设宴。指导员颤抖着讲述三哥在前线的英勇事迹。敌人的子弹无情地穿透三哥的胸口和肚

子,可他硬是咬着牙,背起一锅锅饭,在血泊中艰难地向前爬行了二十米……指导员几次哽咽,我递过纸巾,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无声安慰。

8日晚,我们入住海华大酒店。大厅里布置的会标上面写着“步兵一团二营老山作战集体一等功四十周年纪念联谊会”。战友们相互在会标下合影留念。

9日下午,雨势稍缓,全体战友迅速集结合影。老营长通过视频讲述了二营在老山前线的战况,仿佛又把我们带入四十年前的那场战斗。屏幕上,48位烈士遗像静静排列,望着屏幕上的那一一张张把青春和生命定格在二十岁左右的熟悉面孔,泪水模糊了双眼。

10日上午,我们前往部队旧址,如今那里已变成西溪湿地公园。雨越下越大,雨水依然顺着衣领、裤腿往下淌,鞋子里灌满了水,每走一步都异常沉重,但大家依然迈着整齐的步伐,我仿佛听到了当年训练场上的口令声和脚步声。

这几天的雨几乎没停过,雨水漫过西湖,也漫过了我的心。当我们握手道别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湿漉漉的,早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花。那一场场雨是上天为烈士们流下的泪水,也是活着的人对逝去战友无尽的思念。西湖的水啊,你可知道这雨水中承载了多少生死与共的战友情,又寄托了多少难以言说的缅怀之情?